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十八

歙汪梧鳳著

小雅

節南山三則

序以爲刺幽王朱子以後多疑之而安溪詩所遂以國既卒斬爲東遷以後語非也史記載幽二年三川震竭岐山崩唐書志載幽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而正月之詩亦云赫赫宗周褒氏滅之豈二書均不足信乎戴氏震曰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序皆以爲刺幽據日食爲幽六年而其辭有似西周已亡者蓋猶祖伊之言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云爾其

說可以證序而正諸說之誤
孔疏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是也雲漢序云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以世字叔也按孔說甚明朱子云不知其人之同異殊不可解
有實其猗詩所猗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與其位之尊倚與其心之偏也
正月二則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喻訛言雖小而爲害至大也故
老者民之望也召而用之則訛言可息乃所訊者不
過占夢而已深慨之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鄭箋訓正爲長非是當從朱傳
錢氏澄曰正正月也厲謂繁霜也存參
十月之交六則
鄭譜以十月以下四詩屬厲王先儒已詳辨之或又
疑爲東遷以後詩愚謂詩不可據而日食固可據也
厲平之世無十月辛卯朔日食之事事在幽王六年
而國語史記竹書紀年載山崩川竭天時之變及皇

父作都俱與詩詞相合其爲幽王詩無疑且此時尚未東遷皇父早見及此將避位而營私窟故詩一則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再則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如已東遷則都向又焉足責乎

十月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其說甚明朱傳以爲夏正非也以步算之法上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而竹書紀年載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皆謂周正朱子於正月之詩旣據周正爲正陽之月而此獨以爲夏正豈二詩紀時各異乎

日食之說古註詳矣近戴氏震特多所發明足補前人所未發茲備錄之其言曰交者月道交於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貫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揜日也日左旋一周而成晝夜當準之爲中數月左旋遲於日一晝夜平行不及日十二度有奇漸差至十四日不啻四分日之三是爲望距半周天望之半爲弦上弦月在日東下弦月在日西皆相距天周四之一二十九日半有奇於天適不及一周恒星左旋速於日一

晝夜幾過一度則月不及恒星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三時不啻四分時之三而於恒星一周蓋恒星過而月不及其不及日即爲晝夜不及周天之數若併恒星之過爲不及天周不幾一晝夜而增天周一度乎太白辰星之平行不及亦然辨於其理然後立法不惑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於地影其理前人未知也日食則主於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

東西而移故視會與實會不同前人之爲術踈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說占家之妄也然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終古不變而聖人以爲天變而畏何也日日月之主乎明者常也其有所掩之者則爲變也君道比於日故以日引喻尤切宜常明而不宜有蔽者也聖人恐懼修省無時不然所謂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又其次矣古人鑒白圭之玷而愼言豈以玉之玷爲災異乎此詩借日食以警王欲王自知其掩蔽耳知其爲一時所掩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詩以日月並言當時日食或適與月食相近歷法日
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詩云彼月其在九月望乎
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冬大震
雷史記三川震竭岐山崩亦在二年此皆已事詩人
合天地之災異而類及之耳以下則專言人事
向有三一在山東莒州南七十二里寰宇記以爲即
春秋時故向城此莒人入向之向也一在河南開封
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會
於北林師於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又十四年
晉及諸侯會吳於向即此一在東都畿內左傳桓王

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竹書紀年魏襄王四年鄭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卽此詩所云向也路史以爲在沛國龍亢誤

雨無正一則

王都鎬京也還於王都望去國者歸鎬京也昔者厲王之民有盡室以去者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鴻雁之詩所由作也民之去幽猶之去厲矣皇父作都三有事之有藏者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去矣內而正

大夫外而邦君諸侯無肯念亂而畱守者詩人猶冀其復還故一再言之予未有室家者西都故居皆已殘滅故援此以自謝也昔爾出居云者責以反國之不如去國也能如去國時之自爲營宅則亦何室家之未有乎讀詩之卒章文義自明而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西河毛氏以遷爲還易無還歸之義遂主其說夫謂爲遷洛則其初固未嘗還也未嘗還而又何以云昔爾出居乎繹出居之語則知還之義矣知還之義則知詩之非東周矣

小旻一則

此詩似答前篇之意前居者責去者此則去者之辭也前四章言上聽謀之不明後二章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其言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者言國未嘗無人即民之中亦有哲謀肅艾者所謂聖也使不知全身遠害而淪胥以敗其何以異於暴虎馮河者乎朱傳據洪範五事似不如詩所之說為長曰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既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政興矣當此讒賊之世懼其如涉亂流而胥淪以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為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

全身耳不知其爲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旣燼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忌之意易曰碩果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夫子贊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君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旻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宛四則

此詩或以爲文王詩或以爲刺厲王或以爲刺幽王皆不能必其然否朱子不主風刺以爲兄弟相戒免

禍之詩按詩辭如天命不又等語似非大夫泛然之作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此詩似於刺幽爲近史記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詩言題彼脊令爲伯服言之亦可以下篇小弁例觀或亦太子之傅作與小宛一名鳴鳩見子貢詩傳一名鳩飛見國語

壹醉日富酒誥所謂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則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序言刺幽與賓筵刺時同意

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

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謳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謳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此之謂溫克

無忝爾所生與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同義毛傳先人文武也

握粟出卜朱傳言握粟以見貧寠之甚非是日知錄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泉貨之文而問卜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靈不見奪糈

小弁五則

趙岐註孟子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王

充論衡伯奇放流首髮早白予謂吉甫卽惑於後妻
視衛七子之母其過當有差焉而孟子乃以爲親之
過大曾不得以凱風例何也且篇中明云周道茂草
其爲太子詩無疑朱傳宜曰作此自怨序以爲太子
之傅作不知何據嚴虞惇曰朱子註孟子亦云宜臼
之傅作此詩何以註詩獨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
忘其說之自相矛盾也

弁據集韻音盤與般同樂也當從毛訓樂朱傳飛拊
翼貌此據前漢書吏皆般弁註云撫手之義也毛西
河云急疾此據禮記弁行之義也然此詩篇題本名

小弁音盤而如二說則俱音卞矣且與下句歸飛提提亦相左

爾雅鸒斯鵯鶋註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揚子法言鄭氏通志及他書引者皆作鸒斯孔氏以斯爲語辭朱子因之誤矣

鳴啁嘒嘒喻讒言多也萑葦淠淠喻小人衆也

鹿愛其類欲食則鳴相召故伎伎然如有所待也雉雊求雌見匹配之重也五章蓋謂廢后及太子事

巧言二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言惟君子

聖人乃能之耳今旣非其人則亦何足算哉卽末章
無拳無勇之意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
犬獲之言其中之淺陋肺肝如見欲去其人如犬之
獲兔又甚易易卽君子如怒君子如祉之意也
朱傳以荏木爲可用以碩言爲善言非是詩所荏苒
柔木以興善柔便佞者也君子惡強梗正直者而惟
荏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亦能蛇蛇而爲
大言且言之巧而甚可聽出諸口而不怍厚其顏而
不知所謂盜言孔甘者與

何人斯二則

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註鄭地路史暴靳公采鄭邑也一曰隧按暴東都畿內采地東遷後始屬鄭

爾雅註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篪以竹爲之長尺二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按樂書包犧氏灼土爲塤呂氏春秋倕作塤篪周禮小師掌教塤瞽矇掌播塤笙師掌教吹塤吹篪則塤篪之來舊矣古史考曰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乃云善非作也據此可訂世本

之誤廣雅以篪爲八孔鄭司農註周禮用之而見於他書者更有六孔七孔十孔之異今亦未能知其孰是也

巷伯三則

記曰惡惡如巷伯班固賛史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此詩巷伯卽寺人非寺人爲巷伯作也巷舍閭道也伯長也守巷者皆寺人而此爲之長人稱之曰巷伯其自稱則曰寺人也凡詩篇題多采詩者所命故書傳引詩亦多不同者毛傳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此衍說也當從朱

誰適與謀鄭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多且巧朱傳適主也言其謀之闕也鄭說爲長

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兇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盡地之最劣者也故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

谷風二則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喻大德小怨也詩所崔嵬者喻其勢位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甚矣小德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

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實予于懷棄予如遺之義也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耆舊俊乂在厥後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之義也

參義三則

缾小罍大缾以喻子罍以喻父母猶云缾罄則貽罍以恥耳傳曰爲善思貽親令名爲不善思貽親惡名此之謂也朱傳誤

欲報之德箋云之猶是也嚴氏云德卽指上六句深得詩旨朱傳以爲欲報之以德未安

出則銜恤二語曹粹中曰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大東二則

此詩前四章所謂困於役而傷於財也五六兩章刺無實有名朱傳皆失之戴氏震曰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雖視之有光如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反相報成文章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明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又曰天象比王官言

其居上而無實利末更終之以不但無利且欲取於下令人見之生畏也數說深得詩旨

匕之用有三以別出牲體以浥湆以取黍稷皆以棘爲之惟喪匕用桑𣏌說文盛土於梩中一曰捊捊音裒禮記疏謂以手捊聚詩與簋飧並言蓋黍稷之匕也

四月三則

此憂亂之詩蓋周世臣之後放廢而作也先祖匪人鄭氏云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其說謬矣果爾是大逆也聖人嘗必刪之豈尚登之於雅爲後世訓歟

陽氏辨之鑿矣然以爲先祖以來任用已非人當時安然忍予之祿位亦窅鑿不可通愚謂匪人猶云獨非昔時宣猷効力之人乎人如邦之直邦之彥之類

陸堂詩學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於召穆公後人故首章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其說似有據

屈原賦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自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大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共滅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之二說者可爲左證

鶉鳶宜飛非鶉鳶而戾天者喻小人之在高位也鱣鮪宜潛非鱣鮪而潛淵者喻君子之放廢也蕨薇小草也而生於山杞桋良材也而棄於隰國家用舍之道蓋有不可問者故維作歌告哀而已他無可爲也

北山二則

此行役者之作通篇皆怨不均其曰我從事獨賢亦怨辭也猶曰此大夫之不均也寧我獨賢乎前三章其詞婉後三章其詞激然形容不均之狀戛然便止不更著一語可謂怨而不怒詩格亦奇

戴氏震曰賢多也猶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孟子我獨賢勞卽所謂勞事獨多也

無將大車一則

荀子無將大車言無與小人處也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疑衞宏輩竊荀語僞撰不足據朱傳以將大車

爲興云行役勞苦之作朱公遷遂以爲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爲興亦淺之乎其言詩也愚謂此詩三章皆比非興體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君子之任國事任重道遠如將大車故君子之治國亦曰如朽索之馭六馬也塵埃昏蔽有亂世之象焉𢇁岷隱曰世旣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斯說得之疷本作痕字唐人避太宗諱省民爲氏今考說文無疷字當改正

小明一則

二月乃周正建丑之月非夏正周以十一月爲歲首

改月不改時除除陳生新謂冬除而春也與隩通與尚書厥民隩之隩同鄭箋四月爲除考爾雅作余餘舒二音非除也除直慮切凡詩言除皆同無平音者朱傳旣用夏正而訓除爲二月不知其所除者何指此二說皆誤也又毛朱並訓與爲煖則由夏而冬爲時僅止半歲亦未必遂怨久役愚謂此詩蓋戍役過期之作冬而征及冬而反其初計如此令久留艽野感時賦事其曰二月初吉日月方除日月方奧者追念行期也明明上天紀時也爾雅冬曰上天載離寒暑歲已周也歲聿云莫嗟歸期之莫必也於是旣自

傷悼復念其友之在位者而勗之杜詩已去漢月遠
何時築城還卽此詩前三章之意李陵與蘇武詩努
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卽此詩後二章之意也

鼓鐘三則

序以爲刺幽王申韓皆以爲刺昭王詩捘曰昭王巡
狩沒於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遊於涇上
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歐陽氏云考詩書史記無幽
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當闕其所未詳
愚按竹書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秋
王師伐申左傳楚靈會於申椒擧曰幽王爲太室之

盟戎狄畔之太室卽嵩山之東別名申在今南陽縣北三十里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柏而大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而胎簪與申則皆隸南陽府地爲尤近宣王時改封申伯於謝而曰崧高維嶽維嶽降神嶽指嵩山舉其近者言也蓋是時幽王有事於東方自太室而申而淮自春而秋而冬從流忘返始則淮水湯湯旣而湝湝終而水落洲見詩人因鼓鐘之聲思淑人之德爲婉言以諷之冀其早自修省而王卒不悟也明年犬戎難作而西周果亡矣

地里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山山下有

淮井泉源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卽桐栢之支峯
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
鳳陽府穎州界又東流至穎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
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懷衞至五河縣合
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
北出淮安府淸河縣之淸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
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
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熊朋來經說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
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

於笙之證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
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笛受均於磬之證不然鼓
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
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按熊氏之說甚明或
有指儀禮笙磬頌磬爲石磬之名合兩物爲一者謬
也毛傳以南爲南夷之樂則與不僭之義乖鄭箋以
雅爲萬舞謂雅南籥三舞不僭義亦未安唯朱傳訓
雅爲二雅南爲二南籥爲籥舞掃除舊說斯爲得之

歙汪梧鳳著

小雅

楚茨三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云自此篇至車舝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戴氏震曰楚茨以下四詩皆言農事與祭祀然翫其詞意非用於祭祀之樂章也亦猶豳詩之爲陳王業耳周以農事開國故言之

也特詳風有七月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周禮籥章中春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先儒但以七月一詩當之則於祈年祭蜡詩辭中固不能該之矣七月備言寒暑之事用之逆暑迎寒可也豳雅豳頌宜列於雅頌雅惟甫田可用之祈年頌惟豐年可用之祭蜡或豳雅四篇豳頌五篇而祈年祭蜡可用則此二篇與周家言農事推本於豳故於風詩雅詩頌詩皆有遴作焉周禮明列之爲三不得

合指爲一也按自此以下篇次如舊說則皆不可考愚謂豳風列十五國之後而以周公居東所得之詩附之豳雅豳頌亦列雅頌之後而以周公留洛後詩幷凡爲東都所得者而附之其例正同安溪李氏嘗主此論具載豳風豳頌中朱子錯簡之說不足據戴氏以楚茨四詩爲如豳之陳王業可訂朱傳公卿之說之誤故錄之

詩所執爨而燔炙在俎有司之職也豆實旅百主婦之供也獻酬而禮儀不失賓客之盛也笑語者祖考之笑語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

神之來格可知矣按李氏最得詩之句讀毛鄭割裂
牽就遂不可通笑語卒獲句尤爲善解
爾雅熯敬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毛氏本爾雅而朱子
更之似未安徂賚孝孫朱傳失解輔氏云所以重釋
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

信南山三則

詩所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抵
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此槩之也大雅
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此章正指其事
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所謂乃陟南岡

者非終南山也首章闢地之利也次章得天之和也
三章言田穀黍稷者也四章言田中之廬植蔬果者
也五章言田廬中雞豚狗彘之畜可以爲牲者也六
章乃終言祀事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
廬舍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按此卽孟子五畝之宅集
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蓋周制也商人七十
而助其制大約相同詩追述公劉之事在夏時夏以
貢治田之廬不可考然古者宅在都邑田在外野說

文廬者寄也春夏居秋冬去則田中之廬三代同之特夏制無存耳以理推之亦略相似也
從以騂牲詩述公劉時事似不應尚赤按豳風用夏正而紀時則以建子之月爲一之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夏書云怠棄三正是子丑之正夏時已通於民俗豳公用子周興遂須爲正朔猶之徹田爲糧不自武周始也又彼詩云載元載黃我朱孔陽則周之尚赤爾時已然大田云以其騂黑是以方宜色而用之非必用黑也合數端觀之不必疑曾孫爲有天下以後之稱矣

甫田六則

朱子詩序辨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最爲得解集傳亦詳盡可正舊說之妄詩所載芟註云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即豳雅自昔何爲自古有年之意更足與朱子相發明歲取十千朱傳泥孫毓云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皆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戴氏震曰即所謂有年也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

盛註粢稷也爲穀長是以名在器曰盛禮記稷曰明
粢左傳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此詩云以我齊明齊同粢稷爲五穀之長
故年豐報功必首及之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
鄭爲咎徵也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介大也穀善也王氏肅曰
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攘其左右六書故攘援袂出臂也戴氏震曰左右手
也出手而取以嘗之
茨屋蓋梁屋梁鄭前所云我倉既盈坻水中高地京

高郎卽前所云我庾維億言室中旣盈露積復多故當多爲倉箱以處之箱與廂同廩也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

朱傳以報以介福萬壽無彊爲歸美於下愚謂農夫豈足當萬壽之語卽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古器物銘亦有萬年眉壽之詞然此皆自祝云爾南山有臺誦賓客之詩也猶或有疑之者矣況君之於民乎范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旣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爲報也詩所云曾孫公田之獲旣多又爲

民間求倉箱盈溢於神以爲農夫之慶上下一體如此故神報以介福而萬壽無彊二說皆可通

大田一則

螟螣蟊賊爾雅分四種朱傳據此釋詩而未詳鍵爲文學曰此四蟲皆蝗非也螟似蚱蜢而頭不赤卽小青蟲無足旣食苗葉又以絲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此陸氏羅氏之說可從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蓋温與而生也螣或以爲卽蝗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明與蝗別言之不得指爲一物或又以爲卽螟者皆誤蟊長而細一云螻蛄螻蛄一名碩鼠詩所云

無食我黍者是也賊陸疏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
而細大約此四蟲皆蝗之屬能害苗竟以蝗當之謬
矣李巡註爾雅以字義釋之亦未當

瞻彼洛矣二則

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熊耳有二一
在河南之盧氏縣伊水所出非禹貢導洛之熊耳也
洛水東北逕州東及洛南縣而入河南境又逕盧氏
永寧宜陽諸縣至河南故城南會澗瀍二水又東北
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會伊水又東逕鞏
縣故城南東北至洛口而入河金吉甫曰北方諸水

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大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礜石

鞞氏震曰釋名刀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蓋鞞琫皆佩刀削之飾珌則玉飾之貌也天子玉琫而珧鞞諸侯璗琫而璆鞞大夫鐐琫而璆鞞士珕琫而珕鞞鞞毛詩說文諸書皆作珌其譌久矣鞞琫有珌亦猶韎韐有奭爾

裳裳者華三則

詩所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首章聽其言二章觀其

行三章乃至於車馬馳驅之節亦無不中度者故四章合而美之

芸其黃矣與衣之色易曰黃裳元吉五采之中黃爲正故特舉言之或黃或白與馬之色四駱解見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卿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化也劉向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故仁足以安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左亦宜右亦宜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似嗣也按古字似嗣通似續妣祖式穀似之均嗣續之義蓋美諸侯子孫能

世嗣祖德也左傳引詩曰維其有故能舉其類則又推廣言之如秦誓美蹇叔之能容而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之意朱子云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說理極精然非詩人本指

桑扈一則

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衞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詩所云朝會既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必元侯受方伯之任者其在東都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

鴛鴦一則

鴛鴦匹鳥所以喻君臣一德首章言君子網羅賢才引爲匹偶二章言安不忘危故雖在梁必斂左翼以相依隱然有捍禦外侮之意三四兩章則諸侯將去而告於天子之辭也舊說均泥

頍弁四則

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猶常棣之志也

頍說文舉首貌許氏曰即古規字規爲圓者弁之貌也據集韻頍五委切音硊弁貌許氏之說爲長曹氏

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積素

蔦寄生也圖經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本草以爲生桑樹上陶隱居嘗辨之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其別名則有寓木宛童寄屑寄屏皆一物也女蘿非兎絲博雅廣雅本草俱云是松蘿松蘿爾雅無文而以女蘿兎絲

合爲一物彼曰釋菟絲名女蘿非詩所云施于松柏者按陸疏菟絲蔓連草上黃如赤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又按古樂府南山冪冪菟絲華北林青青女蘿樹由來華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古詩云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李善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爲一據此則爲兩物無疑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然菟絲亦有蔓延於木者不足據愚謂寄生各隨其樹一物而異名菟絲松蘿皆名女蘿異物而同名以其施松柏故當指爲松上寄生與松蘿也孔疏蔦與女蘿之依

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隕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九族附於王也

霰雨雪雜下也爾雅謂之霄雪月令謂之雨汁說文謂之稷雪宋書謂之花雪埤雅謂之米雪亦名濇雪又名濕雪釋名霰星也冰雪相摶如星而散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朱傳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

車舝二則

舊說皆以爲求女之詩愚按末章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聖如后妃關雎之詩語不至此曹之候人曰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季女指賢者此亦其例也禮記引詩而孔子以爲好仁固已明揭詩旨章演圖書編安溪詩所皆主此說

雖無好友孔疏朱傳以新昏言遂不可通詩所言我雖德美不足相配非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聊且燕喜也愚按前四章皆爲自謙之辭冀賢者之來末章則既見而喜慰也鷮雉士之贄也以雉依彼平林言未遇之時鮮我覯爾戴氏震曰猶言鮮矣我之得見爾以其賢爲世所罕也

青蠅二則

孔疏青蠅當止于樊無令在宫室之内讒人當棄之荒野無令在朝廷之上呂氏云止于樊行且止於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陳氏云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數說均得詩旨後二章大指略同其曰交亂四國推其極而言之搆我二人則舉其事以實之也此必元侯被讒之作非微者之言也

陸疏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劉執中云蛆蟲變蠅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爲蠅穢敗於物無有紀極愚按此正與罔極交亂之義相似

賓之初筵三則

毛氏以爲刺時韓氏以爲飲酒悔過然細繹詩旨似非自悔之語當從毛讀詩質疑首章賓之初筵陳古也三章賓之初筵刺今也上下各分二章法戒顯然次章籥舞笙鼓猶四章賓既醉止之即承上文非各自爲義也卒章凡此飲酒總承上四章而申戒之言飲酒之善如此飲酒之失如彼所謂或醉或否也立之監佐之史防其醉也醉而失禮則不臧醉者不自知而不醉者反代爲之恥甚言醉之可惡也

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辟爵者辭養也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箋子孫各奏爾能者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室人復酌爲加爵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疏云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此時中心所尊敬者戴氏震曰手執也如手劍手弓之手仇物相耦曰仇特牲饋食之禮篚實二爵二觚四觶故因謂爵之相耦匹爲仇也賓執其一以獻尸爵止其一則主人致爵於主婦康空一聲之轉

旣旅而二觶皆空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筭爵惟其所欲進不以序也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按前章言射此章言燕飲旅酬之禮毛傳以賓載手仇二語爲又射以耦賓以以奏爾時之時爲中者皆誤仇當讀如字鄭改作𣪠非戴氏從毛傳而申之甚爲有據朱傳訓康時二字似未安

魚藻二則

序云刺幽是也惟以爲思古之武王此衍說詩輯直主刺幽而以魚在在藻爲淺洒窘迫之狀有那其居爲不知危亡之憂極爲有見愚謂此詩東人所作與

小東之言西人相似彼斥在位者故不嫌盡言此斥王故以風刺出之鎬京師也自京師之人而言則云王可矣不必指在鎬也須衆也當從韓詩說莘亦衆多貌班固西都賦俎豆莘莘是也魚之生也以水在藻而首尾見喻民之病而王則崇飲爲樂依于其蒲則更甚於在藻有旱涸之憂而王則自那其居其不恤民瘼之象言外顯著矣故劉知幾曰覩魚藻之刺而知周之將隕

鎬以水得名水經注渭水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又東北與鎬水合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

都也又北流與彪池合又北逕靈臺西又逕阿房宮前合於渭按鎬京自秦始皇時其故址已毀漢武穿昆明而鎬都爲池唐貞觀中并鎬池入昆明池又涸爲民田故址益不可問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卽其地去豐二十五里灞滻涇渭豐鎬潦潏是爲八川

采薇二則

毛傳薇所以爲藿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薇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芼菜也可以爲

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按舊說本禮經甚爲有據朱傳惟以采之義爲興而不及菽芹之用恐凡詩之興非泛然無所取義也今從毛鄭毛傳白與黑謂之黼朱傳如斧形刺之於裳也當合二說義乃備賈氏曰黼爲白黑爲形則斧文是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箋云率循也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率循之朱傳左右諸侯之臣按二說義可兼該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舊說以戾爲至殊不可通詩學曰三章云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則以優游者爲罪戾

蓋警戒之辭也